

学校
傳世
藏書
文库

主編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蝇 王

WUENX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外国文学 蝇王

原著 威廉·戈尔丁著 [英]
译编 刘文莲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外国文学部分/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5

ISBN 7-204-06840-8

I.学… II.刘…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II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4119 号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 60 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那个金发男孩顺着岩石往下爬，他爬完了最后几英尺，准备找出一条路来，好向环礁湖方向进发。

尽管他已把运动衫脱掉了，但淋漓的汗水仍然使他的头发全都粘在前额上，他吃力地爬行在无尽的残枝断树之中。

正在这时，一只美丽的红、黄两色小鸟从自己的位置上飞向天空，发出一声迷人的鸣叫，这声音逗引出另一种回响。

“喂，等我一会儿！”不远处的树丛里有人喊道，“我被缠住啦！”

金发男孩收住了脚步，下意识地拉了一下长袜，就好像自己是在伦敦市郊似的。

那个很胖的孩子挣扎着，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块安全的落脚点，他透过厚厚的眼镜片朝下望。

金发男孩说：“这是个孤岛，恐怕不会有大人的。”

胖男孩似乎有些吃惊。

“飞行员在那边，在驾驶室里。”金发男孩眯缝着双眼，盯着伸向海里的礁石。

“别的小孩一定也出来了，是吗？”胖男孩急急忙忙地追问他。

“这儿真的没有大人吗？”

“也许。”

“飞行员跑哪儿去了呢？”

“他肯定是扔下我们以后就飞走了，他无法在这儿着陆，有轮子的飞机都不能在这儿着陆。”

“我们遭到攻击了。飞机朝下落时，我从窗户看见飞机正冒火哩。”胖男孩惶恐地说。接着又追问道：“客舱现在在哪儿？”

“一阵暴风雨把它冲到大海里去了，里面肯定还有孩子的。”

胖男孩犹豫了一会儿，问：“你叫啥名字？”

“拉尔夫。”

拉尔夫却没有问胖男孩叫什么名字。他笑了笑，继续向环礁湖走去，胖男孩紧紧跟着他。

“我姨不准我跑，”胖男孩气喘吁吁地说，“因为我有气喘病，我从三岁时就戴眼镜了。”

他摘下眼镜给拉尔夫看，然后在他脏兮兮的夹克上擦镜片，用手抹去满脸的汗水。

拉尔夫一个人来到了环礁湖边，望着那令人眩目的海水。

他今年十二岁了，肩宽背阔，体格粗壮，也许日后可以成为一个拳击家的。他下意识地拍打着棕榈树干，终于不得不深信身陷孤岛这个事实。

“你叫什么名字？”拉尔夫问。

“比奇。”

“比奇！比奇！”

拉尔夫兴高采烈地在海滩上狂跑起来，然后又神经质似的跑了回来。

比奇无奈地笑了笑。

“只要你别告诉别的人就行……”

拉尔夫纵身跳入水中，湖水的温度比他的体温还高，他如同是在一个大澡盆里游泳。

比奇坐在一块岩石上，说：

“我一点也不会游。”

说着，他脱掉鞋袜，用脚尖试了试水温。

“好烫！我姨……”

“去你妈的，又是你姨！”

比奇终于下定了决心，扯掉裤头，光着屁股，坐进了池水中。水淹没了他的脖子。

“你不会游泳吗？”拉尔夫问。

“不会，家里不允许，我有气喘病。”

“见鬼，又是你的气喘病！我五岁就会游了，我老爸教我的，他是个海军中校，他肯定会来救我们的。喂，你老爸是做什么的？”

“他早死了，而且我妈……”

“他马上就会来的。”

比奇摇了摇头。

“这是个孤岛，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这儿，你老爸不可能知道的，不会有人知道的……”

他的嘴唇颤抖起来，泪水夺眶而出。

“我们也许会死在这儿的。”

他俩从水中上来，穿好衣服，比奇说：“我们必须找到别的人，然后再想办法。”

拉尔夫没搭理他，独自沉浸在自造的梦想里。

“我们这儿有多少人？”比奇问。

“天晓得！”

清风徐来，棕榈叶发出喃喃低语，太阳的点点浮光在他们身上滑动。

“那是什么？”

拉尔夫用手指着环礁湖，水生植物中有一个乳白色的东西。

“一块石头。”

“不，是一个贝壳。”

“没错，是贝壳，”比奇说，“以前我见过，人家叫海螺，可以吹，是个宝贝，把它取上来吧。”

拉尔夫探身去取海螺，这时发光闪亮的鱼群在水里游来游去，他的白日梦的幻影仍然纠缠着他。

他终于把水淋淋的海螺拿出水面，比奇一把把它抢在自己手里。

“是个海螺，挺值钱的。我姨……”

拉尔夫又把海螺抢了回来。海螺呈乳白色，有些地方还间以淡淡的粉红色，上面有花纹，拉尔夫把里面的沙子抖出来。

“拉尔夫，我们用号声把其他人叫来，开个会，好吗？”

“你这家伙，就为了这，你要我下水去捞海螺？”

拉尔夫对着海螺尖的一头吹起来，螺口传出一阵急促的声音，再没别的了。

“你往里吹气，使劲吹。”比奇说。

海螺终于吹响了，粗犷的声音穿过无尽的树林向四面八方传播，一群群小鸟从树梢飞起，一些小动物从树林中尖叫着跑开了。

“来了一个！”比奇高兴地叫起来。

这是个男孩，六岁左右，长得结实、漂亮，身上的衣服撕破了，脸上沾着野果渣，他跑了过来，裤子掉到了脚踝上，他叫约翰尼。

这时候，海滩上晃动着人影，孩子们穿过炎热、潮湿的沙地往台地走来，其中有三个比约翰尼小。

人越来越多，他们都学着天真的约翰尼的模样，一个挨一个地坐在倒下的棕榈树干上，比奇在他们中窜来窜去，逐一询问他们的名字。

孩子们都很听话，有的一丝不挂，用手提着衣服；有的穿着学生制服；有的还别着徽章什么的，他们轻声说着话，望着拉尔夫。

拉尔夫继续吹着号，他注意到，又来了两个长着圆圆脑袋，头发蓬乱的孪生兄弟，一个叫萨姆，一个叫埃里克。

后来又来了一队孩子，他们排成两行，穿着怪里怪气的服装，手里拿着短裤、衬衫和各式各样的外衣，每个人

都戴着一顶黑方帽，上面有银帽徽。

他们小小的身体裹在黑色的斗篷里，左胸前佩戴着一个长形十字架，脖子上挂着杂耍人员的饰物。降落时的折磨，寻找食物的苦楚，已使他们的皮肤变成梅子色。

领头的男孩也穿着同样的衣服，但他的帽徽是金色的，个子又高又细，瘦骨嶙峋，黑帽底下的头发是红的，脸皱巴巴的，且满脸雀斑，丑陋不堪，但没有半点傻气，他叫杰克。

“这里没有大人？”

“没有。”拉尔夫说，“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吧。”

于是杰克朗声喊道：

“全体唱诗班，立定！”

可是有个孩子扑通一声昏倒在沙地上，队形立刻全乱了，他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扶到台地上。

“他喜欢昏倒。”杰克说，“在直布罗陀，在亚的斯，他都昏倒过，晨祷时，他还倒在领唱人的身上。”

这些骗人的鬼话引起了唱诗班的孩子们的阵阵窃笑，他们像黑色的小鸟一样栖息在纵横交错的树干上，好奇地打量着拉尔夫。

比奇没有问他们的名字，他被这种一致性的优越感和杰克说话时那副趾高气扬的派头吓住了，他龟缩在拉尔夫旁边，忙着擦自己的眼镜。

杰克转过身来向着拉尔夫。

“这里有大人吗？”

“没有。”

杰克在一根树干上坐下来，向四周望了望。

“那么我们只有自己照看自己了。”

“所以拉尔夫才召开这个会，大家商议商议怎么办？”比奇腼腆地说。

“住嘴，肥猪！”杰克说，“你说得太多了。”

一阵哈哈大笑。

“他不是肥猪，”拉尔夫叫道，“他的名字叫比奇。”

“比奇！”

“啊，比奇！”

笑声经久不断，甚至最小的孩子也笑了。比奇脸涨得通红，继续低着头擦自己的眼镜。

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笑声停息了，大家继续报名字。

那是莫里斯，他在唱诗班里个头仅次于杰克，肩宽体壮，总是张着嘴笑。

那心情紧张，躲躲闪闪的是罗杰，还有比尔、罗伯特、哈罗德、亨利……唱诗班里喜欢晕倒的那个男孩叫西蒙。

杰克开口了：

“我们应该讨论一下，看怎样争取救援。”

拉尔夫高高举起螺号：

“我们应该有个头儿来决定事情。”

“我应当是头儿！”杰克傲慢地说，“因为我是唱诗班的领唱人和班长，我能唱升兰音的C调。”

但大家都同意选举。

论聪明才智，那要算比奇，而杰克显然长得像个头儿的样子；但拉尔夫身材高大，举止娴雅，加上他是吹海螺的人，最后还是他选上了。杰克由于羞愧而涨红了脸，连脸上的雀斑也看不见了。

拉尔夫拉着他的手，友善地说：

“唱诗班由您管。”

两个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笑了。

拉尔夫说：“我们必须先搞清楚这是不是孤岛，我、杰克、西蒙，我们三个人先去侦察一下。”

比奇说：“我也要。”

“别凑热闹了，”杰克果断地说，“三个人就足够了。”

他们三人走了一会儿，发现比奇跟在后面。

拉尔夫说：“你不能来。”

比奇涨红了脸，说：“我跟你说过，别让他们知道我叫小猪，可是你却说出去了。”

拉尔夫望着比奇，见他眼泪汪汪的，知道他受了打击和伤害，对他说，“对不起了，比奇，你回去记名字吧，那是你的任务。”

三个孩子在沙地上快步走着，后来他们到了海岛的末端，那是一片毫无特色的方形地区，一块硕大的岩石屹立在环礁湖中，海鸟在上面栖息。

他们开始绕着岩石的凸出部位往山顶上爬，不时穿过小树丛，在这里，藤萝盘根错节，枝叶繁茂，他们只好像有韧性的针一样钻过去。

他们的向导，除了是透过树叶射来的阳光外，就是山坡的走向了。

他们又热又累，拉尔夫遍体擦伤，但他们十分高兴，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探险，他们被都市的喧哗与骚动伤害得太久了。

穿过一片更开阔的树林后，他们再度看到了生生不息的起伏着的大海。三个孩子沿着狭路和有碎石的陡坡前进。

他们看到山坡上一个半圆洞的洞口，洞里长满了兰花，不计其数的蝴蝶在花间飞来飞去。不一会儿，他们就站在山顶上了。

拉尔夫转过身来对着其他两个人说道：

“这岛是属于我们的。”

海岛的形状大体像只船。后面是一片不平整的斜坡，一直伸到海岸，斜坡两边尽是乱石悬崖。

在前面，也就是船身的地方，是一片被开拓过的斜坡，绿树成荫，在这个海岛逐渐消失的地方，还有一个小岛，一块岩石像一个城堡，几乎是孤零零的耸立着。

从碧绿的大海涌来的潮水在奔腾，长串长串的白色浪花触礁后又慢慢退去，他们感到如船的海岛在平稳地向后移动。

他们看到了飞机坠落的地方，就在瀑布和悬崖那边。在伸进环礁湖的台地上，有昆虫般的影子在蠕动，那是他们的小伙伴。

拉尔夫在树皮上画下了简图。他们眼睛闪着光，品尝

着主宰一切的滋味，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他们超脱了一切，成了朋友。

“我们得去弄些吃的来，”杰克叫道，“打猎，捕鱼…等他们来接我们。”

他们确实是饿了。在返回的路上，他们看到一头小野猪被一片藤萝的枝条绊住了，正惊恐万状地狂叫着。

三个孩子赶紧冲上前，杰克抽出了刀，举起胳膊，刀刃在他枯瘦的胳膊上闪着寒光。但他迟疑了，他们都意识到，这一刀砍下去是多么残忍。

小野猪挣脱羁绊，飞快地跑掉了。

他们三个人呆呆地站在那儿，你瞧着我，我瞧着你，羞愧地笑了笑，又继续赶路。

“那猪你应当捅，”拉尔夫凶狠地说，“这没什么好客气的。”

“我正在准备，”杰克说，“我正在选落刀点。下一次吧……”

杰克将刀猛的一下子砍在一根树干上，下一次就不会手软了，谁胆敢抵抗的话，他心想，并恶狠狠地向四周看了一眼。

他们跑到阳光下，让那无始无终而又无限亲切的阳光沐浴着他们。

不一会儿，他们就忙着采野果来填饱肚子。最后他们下到土坑旁，朝台地和集合的地方走去。

二

下午的阳光从台地另一边斜射过来，大多数孩子已经穿上衣服，他们这时才意识到阳光炙烤的疼痛，唱诗班的孩子都扔掉了自己身上的斗篷。

拉尔夫坐在一段倒下的树干上，乳白并带有粉红色的螺号平膝提着。他清了清嗓子，用一只手捋捋他那金黄色的头发，说：

“我们是在一个孤岛上，我们已经到过山顶，看到四周都是水，别的什么也没有看到，我们是在一个荒岛上，岛上没有别的人。”

杰克说：“这里没有一个大人，我们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了。”

会场上发出一阵叽叽喳喳的嘈杂声。杰克说：

“我讲话时请大家不要插嘴，我们得立些规矩，谁要是破坏……”

“行呀！”

“好呵！”

比奇说：“没有人知道我们在哪儿，我们根本就没到目的地。飞机被击落了，起了火，谁也不晓得我们会在这儿呆多久。”

大家静下来，连比奇的喘气声都能听得见。微风在环礁湖上像小猫追逐自己的尾巴一样吹来，消失在树林里。

拉尔夫把挂在前额的一绺金发向后捋了捋：“所以我们要做好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没有人说话，他突然笑起来，“不过这可是个宝岛，有吃的，有喝的，还有兰花。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岛，在大人来接我们之前，我们就在这儿玩耍。”

杰克说，“这儿有野猪，那边还有条小溪，可以游泳。谁还看见别的什么没有？”

一个脸上长着一块深紫色胎痣的六岁左右的小男孩想说什么，可是又很害怕。比奇跪在他旁边，听他说了，又把他说的话重复给大家听：“要是遇到蛇怎么办？”

孩子们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在这样的小岛上是不会有蛇的，”拉尔夫亲切地解释说，“只有非洲或印度那么大的地方才会看到蛇。”

比奇说：“他说他看见过。蛇爬出来，又爬走了，后来又爬回来想吃他……”

“他是在做梦吧？”

拉尔夫大笑起来，但孩子们大多半信半疑。

“当然拉尔夫说得对。”杰克说，“这里没有蛇，如果有，我们会逮住宰了它。我们正要去打野猪……”

拉尔夫感到气恼，但他很快又平静下来，说：

“现在我们来谈谈最重要的事情吧。我一直在想着，那就是，咱们要过得快活，要争取救援，当然咱们也一定会得救的。”

这简短的话给大家带来了光明和快乐，一时人声鼎沸，